



關於**神秘**

Tony Oursler Portfolio by Tony Oursler

湯尼·奧斯勒作品〈莫測高深〉(2016)

影像與檔案

湯尼·奧斯勒自述

文、圖 | 湯尼·奧斯勒，2015年夏天於藝術論壇 (Artforum)
 翻譯 | 林依瑩
 英文原文 | <https://tonyoursler.com/portfolio>

在湯尼·奧斯勒的作品當中，他自在遊走於幻影與現實之間，宛如魔術或幻夢的創作手法，總是深深的讓人著迷。透過奧斯勒的自述，我們可以發覺他對虛實交映的著迷，其實早在家族的傳承便早有徵兆，更顯現在他大量的奇異照片、檔案收藏當中……*編按



在1990年代中期，當時我正籌劃一件裝置作品，並因而開始了關於相機暗箱的研究。研究過程中，我逐漸發現光學和建築有一些被遺忘於歷史的交集，並且深覺其與多媒體藝術格外相關。隨著我著手將這些珍貴的歷史串在一條時間軸上，我更愛上了構成這些歷史的各種多樣人物和技術，包括身兼化學家與物理學家的威廉·克魯克斯爵士（William Crooks, 1832-1919）、法國科學家艾蒂安·朱爾·馬雷（Étienne-Jules Marey, 1830-1904）、神秘的凱蒂·金（Katie King, 19世紀末降靈會傳聞當中著名的實體化幽靈），還有阿塔納斯·珂雪（Athanasius Kircher, 1602-1680）的魔術燈籠。不過，當時的我並不知道自己掉進了無底洞，這般無法自拔的著迷激發了後來我對於收藏的熱情。

經過二十年、收藏了二千五百個圖像和物件之後，我開始思考要如何將自己收藏的這些檔案公諸於世。這個動機還

蠻奇怪的，因為我至今的收藏脈絡其實都非常私密且個人。對我而言，收藏的某部分樂趣，就在於這個寶藏乃是由一團模糊、且毋需刻意下定義的訊息構成，有些面向很清晰，有些卻混沌不清。我當然能夠列出大部分的收藏品類別，並粗略描述它們彼此關係的架構。例如，密碼學與18世紀日本版畫的關係；又如物理學家羅伯特·威廉斯·伍德（Robert Williams Wood, 1868-1955）的黑光燈，這個發明影響了1920年代降靈會的光線運用；不明飛行物（UFO）的照片與19世紀的神秘攝影；不只攸關1960年代毒品文化，與異端教派的關聯也很顯著的空想性錯覺（Pareidolia）和幽靈幻影（apparitions）。每一次我端詳這些收藏，我總是能再發現新的模式或關聯；事實上，我深深仰賴這樣的收藏跟觀察模式——比如甲骨文衍生出來的關聯性、喬凡尼·阿爾蒂尼（Giovanni Aldini）、羅夏墨跡測驗（Rorschach tests）、恐怖電影、量子物理

學、肖像、放射線，胡伯（L. Ron Hubbard）與超感官知覺（ESP）。

毫不意外地，學習新事物能激發沉迷、甚至誘人妄想去進一步攫取。當我聽說霍華德·門格爾（Howard Menger, 1922-2009）拍攝了一組外星人照片時，類似的情況就發生在我身上。1950年代，他（自稱）與一些外星人到月球，不可思議的是，外星人同意讓他帶著相機記錄當時的旅程，他從太空中捕捉到月球表面，和地球一些驚人、壯觀的畫面。

檔案中的許多資料都很晦澀難懂，令人困惑，甚至很容易解讀分歧。每當我向人解釋說意念攝影（thought photography）可能是首次針對抽象意象的攝影作品時，我都會遭到白眼。首先，人們必須了解何謂意念攝影（thought photography）。約莫在X光發明之初，人們相信思想、夢想、靈魂、甚至生命能量本身，都能直接在



湯尼·奧斯勒作品〈莫測高深〉(2016)

底片感光板或相紙上留下圖像痕跡。我深深著迷於這些陰暗圖像背後的浪漫邏輯，但也了解到，創造出這些圖像的背後想法，其實會讓人不安。解讀這批檔案的其中一種方式，就是把它看成一

套索引，記錄著各種相互衝突的信仰體系。

LUMA 基金會的湯姆·埃克萊斯 (Tom Eccles) 和碧翠絲·路芙 (Beatrix Ruf) 針對我所收藏的檔案，曾委託我進行

兩個面向的探索：透過「一本書」和「一部影像」。影像讓檔案能夠發聲，主要聚焦在少數的一些關鍵圖像，這些圖像涉及家喻戶曉的公眾人物相當私密的家族歷史。而在影像的情節部分，則涉

及舞台魔術師、宗教人物和科學家，以及他們所對抗的靈媒、騙子和偽科學家（編按：即湯尼·奧斯勒的創作計畫〈莫測高深〉）。

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世局引



湯尼·奧斯勒所收藏奇異檔案之一。

起了對靈魂學研究實踐的興起，特別是1920年代，我們看到一個奇特組合的崛起，結合了科學、偽科學、心理學、邪教、神秘主義和稚拙的超現實主義劇場 (naive surrealist theater)。這種背景成就了我的祖父母——葛

莉絲 (Grace) 與富爾頓·奧斯勒 (Fulton Oursler, 1893-1952)。我的祖父富爾頓曾

術主題的百老匯劇《蜘蛛》 (The Spider) 而聲名大噪，這部戲是他與羅威爾·布倫塔諾 (Lowell Brentano, 1895-1950) 共同撰寫。當他在撰寫和研究《聖地的懷疑論者》 (A Skeptic in the Holy Land, 1936) 一書時，種下了後來皈依天主教的種子。爾後於1949年，富爾頓出版了《最偉大的故事》 (The Greatest Story Ever Told) 一書，這是適宜一般人閱讀的聖經重述，成了當時的暢銷書。

家。他因1926年以一部魔



湯尼·奧斯勒作品《莫測高深》(2016)

我的祖父富爾頓的偶像之一，正是亞瑟·柯南·道爾爵士（Arthur Conan Doyle, 1859-1930）。道爾最為人所知的事蹟，便是他所塑造且廣獲眾人所喜愛的角色福爾摩斯——這個名偵探可謂理性主義演繹法推理的推廣大使。不過，道爾對於一些最離奇的偽科學也非常感興趣；他不僅是名徹底的唯靈論者，徹底地信服降靈術，也深入鑽研各種靈異現象，並在各書籍、雜誌、演講和展覽中加以提倡。最終，他和我的祖父開始有了書信往來。道爾寄給我的祖父許多張照片，認為這些照片能證明仙女和精靈的存在，照片也呈現靈體顯像（即所謂靈異照片）、招魂用的靈質（ectoplasms），以及透過血鹽結晶自動生成的超微小章魚（microscopic octopi）。有趣的是，富爾頓雖然很欣賞柯南·道爾，但對於他寄來的照片倒是不與置評：我的祖父聲稱一生參加超過五百次降靈會，但從未見過任何他所無法解釋的現象。

1990 年代後期，我的父母給了我這些照片的一小部分，他們將照片保存在地下室的老舊金屬文件櫃中，就在我的化學實驗用品旁邊。其中一張照片發表在我祖父於 1930 年以筆名出版的著作《精神靈媒揭露》（Spirit Mediums Exposed），目的是要揭穿道爾的行徑。我在 70 年代末將這本書借給了邁克·凱利（Mike Kelley）讓他參考，後來他就運用在 1979 年著名的著作《鬼驅人》（The Poltergeist）當中。

我祖父還有一個朋友是哈里·胡迪尼（Harry Houdini），他經常在表演中揭穿靈媒的作為。富爾頓本人也揭穿了很多在紐約附近的靈媒，有些還被逮捕。很重要應該要記住的是，許多靈媒——雖非全部——往往都會剝削利用那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屠殺中親人遭到不幸的寡婦和家屬。當然，我對這個時期的靈媒感到非常著迷與同情。靈媒通常都是女性，她們似乎為了能有個表達的場域而奮力掙扎。誠然，在我看來，靈魂學研究與婦女追求選舉權的運動密不可分。

靈媒是那個時代的搖滾巨星：一群壞女孩挑戰著當時文化的靈質界線。她們巧妙地運用表演、燈光、聲音、語言和道具，也類似超現實主義者的作法；在我看來，她們的做法即便到現在都能引起共鳴。我最喜歡的一個靈媒是米娜·山蘭東（Margery Crandon, 1888-1941），她被稱為「燈塔山的女巫」（Witch of Beacon Hill）。米娜總在黑暗的房間進行招



1

靈表演，綠色磷光的材料遮蓋著她的乳房，然後逐漸形成一隻神秘的手，從她的胯下伸出來……她是一位激進女權主義者，早在婦女取得投票權之前，就投入了超越性的表演。

這些構成我錄像作品中最核心的人物，很奇特的便是我家族史中的主角。他們對無法測知量測的事物充滿迷戀與衝突，而這就是驅動他們的力量。

1.2 湯尼·奧斯勒作品〈莫測高深〉（2016）



2